



林希散文

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

波平明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希散文/林希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9.1
(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)

ISBN 7-5080-1714-5

I. 林… II. 林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990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1/32 开本 6.125 印张 84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000 册

定价:8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一	红楼闲笔
三十五	享受回忆
四十一	不曾一点像羲之
四十八	曾是富家子弟
五十九	新学与旧学
六十四	母亲的故事
八十六	分家悲喜剧
九十二	学 箫
一〇一	忆 贼
一一一	最是恩怨难忘
一二〇	花甲之年过把瘾
一二六	冷暖人间
一四〇	泪的重量

二 一五〇 | 恩 怨
一八八 | 后 记

林希散文

红楼闲笔

红楼梦研究，始有索隐派，对书中一人一事，均给种种牵强附会猜测，从而索隐出《红楼梦》“全为清世祖与董鄂而作”。其实，早在《红楼梦》初以手抄本流传于世时，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便随之流传，以至于到了满城争说《红楼梦》时，已是将《红楼梦》异化为一部影射“当今”的政治小说，而清朝又是文字狱大兴的朝代，于是才迫使曹雪芹不敢再将红楼后四十回刊布于世；千古遗憾，人类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竟未能让世人一窥全豹，未及怒放，便被凶恶的政治风暴摧残得天折了。

只是《红楼梦》命舛，自它诞生以来，

每有社会动荡，人们便总要将《红楼梦》拉出来作一番引申；发制人者可以从《红楼梦》中找到进攻的利器，失意者又可以于《红楼梦》里找到许多慰藉，更有怏怏者辈还要用红楼作含沙文章，一时之间，同时一部《红楼梦》使你杀过来我杀过去，活似帐房先生打架，你使算盘作矛，我也使算盘作盾，唏哩哗啦，果然好生热闹。

笔者不才，读红楼时不求甚解，用红楼时也不存奢望，《红楼梦》乃天下奇书，唯奇情奇趣才能解得其中奇味，且唯以闲心闲致才能品味书中闲韵。如是，抽身于是非恩怨之外，每日以闲适无色眼镜观红楼，偶有意会，又以闲笔写下几则闲文，一切皆无寄托，不过是一番闲适，“看着闲书睡更多”（王建诗）罢了。

打了也就打了

《红楼梦》的高潮是抄检大观园，而抄检大观园的高潮则是“只听‘拍’的一声，王善保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”。贾探春狠狠地

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。

如果说大观园的败落始于这次野蛮的抄检，那么探春打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，便是大观园受摧残的儿女们的控诉与反抗。

挨打之后，王善保家的捂着嘴巴说：“这也是头一遭挨打。”讲得极是哀怜。王善保家的虽说不过是一个奴才，但她到底是邢夫人的陪房，那是连王夫人都要另眼看待的。否则于此时此际，王夫人与邢夫人组成神圣联盟的政治实体，向大观园里的不肖子孙们发动围剿进攻之时，也不会任命王善保家的为过河卒子。一道牙牌在握，王善保家的居然带领一千人等“喝命将角门皆上锁”，你瞧，她岂不好威风也哉？

但不幸的是，她着实挨了个大耳光。

王善保家的参与抄检大观园，其原因不外是“素日进园去那些丫环们不大趋奉她，她心里大不自在，要寻她们的故事又寻不着，恰好生出这事来，以为得了把柄。”无论她后来陷害晴雯何等恶毒，欺侮探春又是何等张狂，但她的行为起点不高，说到底不外是寻机仗势发泄私愤罢了。可怜的是，她以一个奴才的身

份，平日接触不到上层人士，不了解决策人物在做出抄检大观园决定时的政治背景和心理因素，更不了解抄检大观园的深层原因，胡里胡涂地就混起来冲锋陷阵，到最后挨一记耳光，老实说还算是捡了便宜。

痴丫头误拾绣春囊，是抄检大观园的导火线。王善保家的可爱，她以为只要经过抄检找到绣春囊的赃主，自己便在主子面前立了一功，从中一路上也煞了那些丫头们的威风，让他等认识认识，认识王善保家的决非等闲之辈。其实哩，借绣春囊事件抄检大观园不过是搞了点扩大化，冰冻三尺，绝非一日之寒。

对于大观园里的哥儿姐儿们，王夫人已是早就看不惯了，早在不问青红皂白打金钏儿之时，王夫人骂了句“下作小娼妇，好好的爷们，都教你教坏了”。一语泄了天机，王夫人是已经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被人“教坏了”。而对于真正将宝玉“教坏了”的人，王夫人下不得手，所以只能移怒于奴才们身上，就近先打了金钏儿一记耳光；她似在“凉榻上睡着”，其实支着耳朵细听，听得火候到了，便突然“翻身起来，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

子”。这个嘴巴子，在王夫人心中憋了不是一天，憋了也不是一个人，只是鞭长莫及，她打不进大观园去，借题发挥，劫难就落在了金钊儿的头上。及至“不肖种种大承笞撻”之后，袭人趁机到王夫人耳边去告密，王夫人更对那个“水蛇腰、削肩膀，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”的晴雯怀上了咬牙切齿的仇恨，“好好的宝玉”偏“叫这蹄子勾引坏了”。王夫人剑拔弩张要对晴雯下毒手，醉翁之意，那是冲着林妹妹来的。

王善保家的参与抄检大观园，是于她奉了邢夫人之命来打听追查绣春囊结果之时，便被王夫人网罗进抄检大军，出发前没有经过任何培训，又没有人交待背景材料，凭她一个奴才如何会了解王夫人的心理动机呢。

邢夫人打发王善保家的将绣春囊送到王夫人手里，其用意是想给王夫人来个下马威，因为邢夫人认定这个绣春囊只能是凤姐儿的压箱春画，这和王夫人的猜疑是所见略同的，因为贾琏，凤姐儿一对小夫妻，而且“又和气”，

“当作一件玩意儿，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”。而在此之前，邢夫人又和凤丫头很是悖

了一场闲气，所以今日手握绣春囊，邢夫人是要到王夫人的麾下来揪王熙凤的，短兵相接，刀光剑影，邢夫人要和王夫人厮杀一场了。

王善保家虽也是邢夫人的陪房，但她没有这等政治头脑，这—是因为她的政治素质低，平日只见一派亲密和睦氛围，没有看到在表面的亲近后面是不共戴天的仇恨；另一方面王善保家的终因是奴才身份，她不可能感受到邢夫人与王夫人的矛盾和对立。而投靠邢夫人，她无足轻重，杀伐王夫人，她还够不上“份儿”，两军对垒之中，她永远吃炮弹。

贾政的凶横，邢夫人的威逼，促使王夫人对大观园里的孽障们动了干戈，再往上追溯，至高的统治者贾母也对抄检大观园表示赞许。早在王夫人发兵之前，为逃避贾政查书，晴雯略施小计谎报宝玉受惊吓“唬的颜色都变了，满身发热”，于是贾母先以查赌为名查问了一番，对日后的抄检大观园做了一次实弹演习。

正因为有了如上许多远因，近因，背景，从而才使一只绣春囊成了导火线，发生在大观园内的惊天动地政治事件才酿成了天翻地覆的大劫大难，在这场大劫大难中有含冤致死的晴

雯，也有从此失时失势的林黛玉，更有被杀了魂魄临近崩溃的贾宝玉，还有得势投机青云直上的幸运儿，还造就出一位刚烈的英雄贾探春。

王善保家的“参乎”了一场事件，既没当上英雄，也没捡到便宜，她胡里胡涂只捂着嘴巴埋怨“这个老命还要她作什么”？挨了一记耳光，也没有将她打得明白，归根到底，主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，你本来就不该“参乎”，

“参乎”也不要紧，摇旗呐喊，虚张声势。或者类似焦大那样，一心一意维护最高主子的利益，对下只作一般性排斥，越是撒野，越显得忠心耿耿。莫拿自己当作是一回事地跟着大打出手，除了挨嘴巴，大概不会有另外的下场。

贾探春何以就吞了豹子胆，敢于扬手打了王夫人派下来抄检大观园的亲兵？这一记耳光，在探春的心里憋了决非一日，也憋了决非是一人。探春是个平日便怀着“一肚子气”的人，她概括荣宁二府上下人等的关系有一句名言，是你想吃了我，我想吃了你。她深知“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”，所以“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

能一败涂地”。于是，探春才终于找到了最准确的时机，也找到了最最合适的对象，一个嘴巴子打下来，她打的是那些在家里大搞自杀自灭的各种势力和一切角色。可叹王善保家的糊涂，她本来没有资格参与这场自杀自灭的搏斗，偏偏她代替翻造自杀自灭搏斗的双方挨了一个嘴巴子。研读红楼全书，王善保家的并没有多少故事好写，曹雪芹写了这小人物的，埋伏在前几十回文字中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就是等着让她到时候出来挨这个嘴巴子的。完成了这一最高的艺术使命，王善保家的便没什么好写了，高鹗续书也没有在这个末等人物身上用笔墨，堪称心有灵犀也。

探春打王善保家的一个嘴巴子，何以就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呢？当时在场的人证王熙凤也没有向王夫人汇报，也没有人出面质问贾探春“你打谁？”更没人挺身而出自寻发落说“打王善保家的就是打我。”最终只臊得王善保家的“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脸，骂道：‘老不死的娼货，怎么造下孽了！说嘴打嘴，现世现报在人眼里’。”世态炎凉，竟至如此无情。

按理讲，王善保家的身为邢夫人的陪房，

又代表邢夫人一方来参与抄检大观园，如今碰了这么个硬钉子，邢夫人是要出面问罪的。也许探春这一巴掌打得好，为王夫人壮了威风，而邢夫人呢，她也知道老的好惹，小的不好惹，千万别再自找没趣了。

果然是，打了也就打了，只怪王善保家的忘乎所以，主子之间自杀自灭得无论何等残酷，作为一个奴才千万不可陷得太深，杀不完灭不了，主子还是主子，还是一荣俱荣，一衰俱衰，只是荣也与王善保家的无干，衰也与你王善保家的无干，胡里糊涂地挨个嘴巴子，难道还不该明白些道理吗？

上不得高台盘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位上不得高台盘的人物——贾环。“高台盘”，《脂砚斋主评石头记》作“高台板”，高台盘也罢，高台板也罢，全是个人身价的标准。而能不能上高台盘，还不取决于血统、法律与民众的认可，更重要的是决取于个人的文化素质。世上也有本来不能上高台盘的人物挣扎得终于飞黄腾达，

但世上也有更多本来应在高台盘上的人，却偏偏上不得高台盘。

莫小看了贾环这个人物，就算你从门缝儿里看他，你都不能将他看扁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，堂堂正正，“政公既有玉儿之后，其妾又生了一个”，红楼梦家族，环哥是个人物。

老爹贾政虽然没有对贾环表示偏爱，但却对宝玉无处不表示憎恶与仇恨，早在宝玉周岁时，贾政见儿子“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”，立即便“大怒了，说：‘将来酒色之徒耳！’”你看，贾政老爹早就把宝玉孩儿看透了，如此其妾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赵姨娘的得宠于道貌岸然的政公，此也是其中的一个道理。

所以在环哥降世之后，本来摆着两条道路，一条道路是和他哥哥一样，认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，长大后做个风流孽障，也好和他哥哥做伴，两个人正好一起做些高明的淘气。但他不是材料。他原来不是衔玉而生，更不曾是什么补天的玉石，也没经过青埂峰下的锻炼和空空道人的点化，先天他就不具备做风流才子、富贵闲人的素质。世上

原有一种比血统论更限定人生的力量，那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，只可即而不可求的神奇因素。

但是摆在环哥面前的第二条路却极易走，那就是承继他爹老子的衣钵，做正人君子，做封建势力的卫道上，或入仕途，或务经济，凭花钱能买个“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”的贾府权势，来日给环哥捐个官儿，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

这两条道路无论走哪条，环哥全是位高台板上的人物，但可叹他没有走这两条道路，他选择了一条终极上不得高台板的道路——搞小动作。

从心理因素分析，环哥对宝玉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。如果象他姐姐探春那样，只认“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”的一个舅舅，堂堂正正地住在大观园，那只能更加牢固宝玉的地位，自己最终也成不了大气候。但倘若自己真地和宝玉兵戈相见，把宝玉彻底搞掉，凭他环哥和他的母亲，还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共同造成了环哥的命运，终生终世扮演小角色。

就说那次要用热油烫瞎宝玉的眼睛，“故意装作失手，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”，用心可谓何其毒也。但你真能只这么一推就将宝玉的眼睛烫瞎吗？即使宝玉真地由此双目失明，或再落个终身残疾，只怕也未必就轮到要由环哥来承继大业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环哥果然搞掉了宝玉，使宝玉或被老爹活活打死，或送官府以不肖治罪，甚或挤兑得宝哥哥呆不下去，自己挎个包儿逃了，只怕环哥也不配做大观园里哥儿姐儿们的孽障班头，而大观园里的姐姐妹妹们自也不会待见他。以环哥的思维心态，他一直以为大观园里姐姐妹妹的倾慕宝哥哥，仅只是因他自身的地位和背后的权势，他永远无法理解宝玉的魅力究竟何在。地位和权势是可以移位的，但心灵的魅力却只能属于特定的人。即使环哥果然有一日如赵姨娘希冀的那样得了一官半职，那时他兴冲冲乔迁大观园，而林妹妹宝姐姐必会搬出大观园来，空荡荡大观园由环哥称王称霸，也必是被糟塌得上不了高台板了。待到日后那位风流才子袁子才也不会慨之呼曰：大观园者乃余家之随园也。

老实讲，书中的环哥是被曹雪芹给“嗑嗔”了，赵姨娘能生出探春那样的千金，未必生下个儿子就如此一副鼠相。将环哥“嗑嗔”到这等地步，曹雪芹也自知言过其实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环哥毕竟还是皇妃的弟弟，姐弟相见，一位雍容华贵，一位鼠眉鼠眼，看着也不谐调。无奈，于元春省亲之日，曹雪芹只好写道：“贾环从年内染病未痊，自有闲处调养，故亦无传”。如是，他该怎样编派环哥，依然怎样地编派环哥。

但环哥实在是不自爱，搞小动作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，而惯用的手法是打小报告，栽赃。贾环自己因自知不成器，本来见了老爹也是“唬得骨软筋酥”的，但一见老爹发怒，便立即捏造说：“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。”你瞧，这明明是政治陷害了。但毕竟是金钏儿跳了井，而宝玉哥哥前日又确实在太太屋里，金钏儿跳井又与宝玉有关，说他个“强奸未遂”，难道本质上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？事件扩大了一点儿，但上了纲，反过来讲即使激怒老爹教训他一顿，未必不是一片好心希望宝玉哥哥从此改